萍洲可談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萍洲可談
卷二

► 卷三

廣州市舶司舊制：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，祖宗時謂之市舶使。福建路泉州，兩浙路明州、杭州，皆傍海，亦有市舶司。崇寧初，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，三方唯廣最盛，官吏或侵漁，則商人就易處，故三方亦迭盛衰。朝廷嘗併泉州舶船令就廣，商人或不便之。

廣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，溽洲有望舶巡檢司，謂之一望，稍北又有第二、第三望，過溽洲則滄溟矣。商船去時，至溽洲少需以訣，然後解去，謂之「放洋」。還至溽洲，則相慶賀，寨兵有酒肉之饋，并防護赴廣州。既至，泊船市舶亭下，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，謂之「編欄」。凡舶至，帥漕與市舶監官莅閱其貨而征之，謂之「抽解」，以十分為率，真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，琲瑁蘇木凡麤色抽三分，抽外官市各有差，然後商人得為己物。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，抽外盡官市，蓋榷貨也。商人有象牙稍大者，必截為三斤以下，規免官市。凡官市價微，又準他貨與之，多折閱，故商人病之。舶至未經抽解，敢私取物貨者，雖一毫皆沒其餘貨，科罪有差，故商人莫敢犯。

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，正對五洲，其下謂之小海，中流方丈餘，舶船取其水，貯以過海，則不壞。逾此丈許取者并汲井水，皆不可貯，久則生蟲，不知此何理也。舶船去以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就北風，來以五月、六月，就南風。船方正若一木斛，非風不能動。其檣植定而帆側掛，以一頭就檣柱如門扇，帆席謂之「加突」，方言也。海中不唯使順風，開岸就岸風皆可使，唯風逆則倒退爾，謂之使三面風，逆風尚可用矶石不行。廣帥以五月祈風於豐隆神。

甲令：海舶大者數百人，小者百餘人，以巨商為綱首、副綱首、雜事，市舶司給朱記，許用笞治其徒，有死亡者籍其財。商人言船大人眾則敢往，海外多盜賊，且掠非詣其國者，如詣占城，或失路誤入真臘，則盡沒其舶貨，縛北人賣之，云：「爾本不來此間。」外國雖無商稅，而誅求，謂之獻送，不論貨物多寡，一例責之，故不利小舶也。舶船深闊各數十丈，商人分占貯貨，人得數尺許，下以貯物，夜卧其上。貨多陶器，大小相套，無少隙地。海中不畏風濤，唯懼靠閣，謂之「湊淺」，則不復可脫。船忽發漏，既不可入治，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補之，鬼奴善游，入水不瞑。舟師識地理，夜則觀星，晝則觀日，陰晦觀指南針，或以十丈繩鈎，取海底泥嗅之，便知所至。海中無雨，凡有雨則近山矣。商人言舶船遇無風時，海水如鑑。舟人捕魚，用大鈎如臂，縛一雞騖為餌，使大魚吞之，隨其行半日方困，稍近之，又半日，方可取，忽遇風，則棄。或取得大魚不可食，剖腹求所吞小魚可食，一腹不下數十枚，枚數十斤。海大魚每隨舶上下，凡投物無不噉。舟人病者忌死於舟中，往往氣未絕便卷以重席，投水中，欲其遽沈，用數瓦罐貯水縛席間，纔投入，羣魚并席吞去，竟不少沈。有鋸鯊長百十丈，鼻骨如鋸，遇舶船，橫截斷之如拉朽爾。舶行海中，忽遠視枯木山積，舟師疑此處舊無山，則蛟龍也，乃斷髮取魚鱗骨同焚，稍稍沒水中。凡此皆危急，多不得脫。商人重番僧，云度海危難禱之，則見於空中，無不獲濟，至廣州飯僧設供，謂之「羅漢齋」。

北人過海外，是歲不還者，謂之「住蕃」；諸國人至廣州，是歲不歸者，謂之「住唐」。廣人舉債總一倍，約舶過迴償，住蕃雖十年不歸，息亦不增。富者乘時畜繒帛陶貨，加其直與求債者，計息何啻倍蓰。廣州官司受理，有利債負，亦市舶使專敕，欲其流通也。

廣州蕃坊，海外諸國人聚居，置蕃長一人，管勾蕃坊公事，專切招邀蕃商入貢，用蕃官為之，巾袍履笏如華人。蕃人有罪，詣廣州鞫實，送蕃坊行遣。縛之木梯上，以藤杖撻之，自踵至頂，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。蓋蕃人不衣褌袴，喜地坐，以杖臀為苦，反不畏杖脊。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。蕃人衣裝與華異，飲食與華同。或云其先波巡嘗事瞿曇氏，受戒勿食諸肉，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。又曰汝必欲食，當自殺自食，意謂使其割己肉自啖，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則不食，若魚鱉則不問生死皆食。其人手指皆帶寶石，嵌以金錫，視其貧富，謂之指環子，交阯人尤重之，一環直百金，最上者號猫兒眼睛，乃玉石也，光燄動灼，正如活者，究之無他異，不知佩襲之意如何。有摩娑石者，辟藥蟲毒，以為指環，遇毒則吮之立愈，此固可以衛生。

海南諸國，各有酋長，三佛齊最號大國，有文書，善算。商人云，日月蝕亦能預知其時，但華人不曉其書爾。地多檀香、乳香，以為華貨。三佛齊舶賚乳香至中國，所在市舶司

以香係榷貨，抽分之外，盡官市。近歲三佛齊國亦榷檀香，令商就其國主售之，直增數倍，蕃民莫敢私鬻，其政亦有術也。是國正在海南，西至大食尚遠，華人詣大食，至三佛齊修船，轉易貨物，遠賈輻湊，故號最盛。

廣中富人，多畜鬼奴，絕有力，可負數百斤。言語嗜慾不通，性淳不逃徙，亦謂之野人。色黑如墨，唇紅齒白，髮鬈而黃，有牝牡，生海外諸山中。食生物，採得時與火食飼之，累日洞泄，謂之換腸。緣此或病死，若不死，即可蓄。久蓄能曉人言，而自不能言。有一種近海野人，入水眼不眨，謂之崑崙奴。

廣州雜俗，婦人強，男子弱。婦人十八九，戴烏絲髻，衣皂半臂，謂之「遊街背子」。

樂府有「菩薩蠻」，不知何物，在廣中見呼蕃婦為「菩薩蠻」，因識之。

廣州蕃坊，見蕃人賭象棋，並無車馬之制，只以象牙、犀角、沈檀香數塊，於棋局上兩兩相移，亦自有節度勝敗。予以戲事，未嘗問也。

余在廣州，嘗因犒設，蕃人大集府中。蕃長引一三佛齊人來，云善誦《孔雀明王經》。余思佛書所謂《真言》者，殊不可曉，意其傳訛，喜得為證，因令誦之。其人以兩手向背，倚柱而呼，聲正如瓶中傾沸湯，更無一聲似世傳《孔雀真言》者。余曰其書已經重譯，宜其不同，但流俗以此書薦亡者，不知中國鬼神如何曉會。

南海廟前有大樹，生子如冬瓜，熟時解之，其房如芭蕉，土人呼為波羅蜜，漬之可食。

英州碧落洞生鍾乳，牧羊者多往焉。或云羊食鍾乳間水，有全體如乳白者，其肉大補羸，謂之乳羊。活時了不能識，刲之然後見，極難得，或一歲得一二枚，郡守即獻廣帥、監司。

漢以神雀改元，書傳不言其狀。廣南人說神雀，或紅或白，一羣必備五色，飛集極高樹，自十丈以下，皆不肯棲，食露吸風，網罟不能及。余在曹溪寺屢見之，忽來倏去，嘲嘶似雀噪，色鮮明，詢諸彼人，自來未嘗有捕得者。

海南諸國有倒掛雀，尾羽備五色，狀似鸚鵡，形小如雀，夜則倒懸其身。畜之者食以蜜漬粟米、甘蔗。不耐寒，至中州輒以寒死；尋常誤食其糞，亦死。元符中，始有攜至都

城者，一雀售錢五十萬，東坡《梅》詞云：「倒掛綠毛幺鳳。」蓋此鳥也。

余在廣州，購得白鸚鵡，譯者盛稱其能言。試聽之，能蕃語耳，嘲嘶正似鳥聲，可惜枉費教習，一笑而還之。

南方大龜，長二三尺，介厚而白，造玳瑁器者用以補襭，名曰龜筒。方諺曰：「龜筒夾玳瑁，鬼神不曉會。」初時民間無用，不可售，後緣官市，價踊貴。先公帥廣，內侍省牒廣州市龜筒數百斤，公不報。僚吏以為言，公曰：「吾專行之，勿累爾矣。」卒不與市，民賴以不擾。

廣右英州清遠峽小龍祠，余嘗謁之，數間屋當溪山奇絕處。龍乃五虵：其色一如生金，王也；一如紅錦，妃也；一青一綠，判官也；一黃，走吏也；又有小者如王色，太子也。蟠曲一漆合中，發視之，或見或隱，甚神異。其狀比常虵細頸而長，橫目廣顙，不畏人，色皆鮮明，勝於丹青，祀之則出據香爐上，火不能爇，或食所祀酒茗。

閩、浙人食蛙，湖湘人食蛤蚧，大蛙也。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，有宗子任浙官，取蛙兩股脯之，給其族人為鶉臘，既食然後告之，由是東南謗少息。或云蛙變為黃鵪。廣南食蛇，市中鬻蛇羹，東坡妾朝雲隨謫惠州，嘗遣老兵買食之，意謂海鮮，問其名，乃蛇也，哇之，病數月，竟死。瓊管夷人食動物，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，入截竹中炊熟，破竹而食。頃年在廣州，蕃坊獻食，多用糖蜜腦麝，有魚雖甘旨，而腥臭自若也，唯燒筍菹一味可食。先公使遼日，供乳粥一椀甚珍，但沃以生油，不可入口。諭之使去油，不聽，因紿令以他器貯油，使自酌用之，乃許，自後遂得淡粥。大率南食多鹽，北食多酸，四夷及村落人食甘，中州及城市人食淡，五味中唯苦不可食。

廣州醫助教王士良，元祐元年，死三日而甦。自言被追至冥府，有衣淺絳衣如仙官者據殿，引問士良嘗為人行藥殺妻，士良不服。有吏唱言「是熙寧四年始」，即取籍閱，良久云「並無」。仙官拊案曰：「本是黃州，誤做廣州。」令放士良還。既出，又令引至廡下，有揭示云:「明年廣南疫，宜用此藥方。」士良讀之，乃《博濟方》中鉤藤散也，本方治疫。士良讀之，乃竊詢左右：「此何所也？」或言太司真人，治天下醫工。時蔡元度守五羊，聞之，召士良審問，令幕客作記。及春，疫癘大作，以鉤藤散治之，輒愈。士良又云：「幼習醫，至熙寧四年方用藥治病，冥冥中已記錄，可不慎哉！」

元祐間，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，官至左班殿直。劉死，宗女無子，其家爭分財產，遣

人撾登聞院鼓。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，因禁止，三代須一代有官，乃得取宗女。

鄒浩志完，以言事得罪貶新州，媒孽者久猶不已。元符二年冬，有旨付廣東提刑鍾正甫就新州鞫問志完事，不下司。是時鍾挈家在廣州觀上元燈，得旨即行。漕帥方宴集，怪其不至，而已乘傳出關矣，眾愕然。鍾馳至新，召志完，拘之浴室。適泰陵遺詔至，鍾號泣啟封；志完居暗室，不自意得全，又聞使者哭泣，罔測其事，意甚隕穫。良久，鍾遣介傳語，止言為國恤不及獻茶，且請歸宅。志完亦泣而出。其後東坡聞之，戲云：「此茶不煩見示。」

東坡元豐間知湖州，言者以其誹謗時政，必致死地，御史臺遣就任攝之，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。東坡方視事，數吏直入上廳事，捽其袂曰：「御史中丞召。」東坡錯愕而起，即步出郡署門，家人號泣出隨之。弟轍適在郡，相逐行及西門，不得與訣，東坡但呼：「子由，以妻子累爾！」郡人為之泣涕。下獄即問五代有無誓書鐵券，蓋死囚則如此，他罪止問三代。東坡為一詩付獄吏，他日寄子由，其詩曰：「聖主如天萬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滿先償債，十口無歸更累人。是處青山可埋骨，他時夜雨獨傷神。與君世世為兄弟，更結來生未了因。」獄吏憐之，頗寬其苦楚。獄成，神考薄其罪，止責散官，安置黃州。元祐中，復起為兩制用事。紹聖初，貶惠州，再竄儋耳。元符末，放還，與子過乘月自瓊州渡海而北，風靜波平，東坡叩舷而歌，過困不得寢，甚苦之，率爾曰：「大人賞此不已，寧當再過一巡？」東坡矍然就寢。余在南海，逢東坡北歸，氣貌不衰，笑語滑稽無窮，視面多土色，鬣耳不潤澤。別去數月，僅及陽羨而卒。東坡固有以處憂患，但瘴霧之毒，非所能堪爾。

孫權破曹操於赤壁，今沔、鄂間皆有之。黃州徙治黃岡，俯大江，與武昌縣相對。州治之西距江，名赤鼻磯，俗呼鼻為弼，後人往往以此為赤壁。武昌寒溪，正孫氏故宮，東坡詞有「人道是周郎赤壁」之句，指赤鼻磯也。坡非不知自有赤壁，故言「人道是」者，以明俗記爾。

東坡在黃州，手作菜羹，號為「東坡羹」，自敘其制度，好事者珍奇之。

宮殿置鴟吻，臣庶不敢用，故作獸頭代之，或云以禳火災。今光州界人家屋皆獸頭，黃州界惟官舍神廟用之，私居不用，云恐招回祿之禍。相去百里，風俗便不同。

三月上巳祓禊，其來亦遠。寒食禁火，主介子推，河東之俗也。江浙民間多競渡，亦有

龍舟，率用五月五日，主屈原，湘楚之俗也。二者皆尚賢，而末流則害教，晉人寒食病老幼，楚人競渡致鬬訟。

忠潔侯者，屈原也。大觀間議開直河，省洞庭迂險，使者沈延嗣總其事，辟屬官。有勾當公事盧供奉，過湖溺死。或傳旁舟見鬼物出波間，云：「吾血食此，若由直河，則將安仰！」余以忠潔侯當無此言，儻以其興不可成之功，徒殫民力，則斃之亦三閭遺意也。

余客沔、鄂，聞人說張乖崖初為崇陽令，至今血食，父老猶能道其政事。嘗逢村氓，市菜一束出郭門，問之則近郊農家，乖崖笞之四十，曰：「爾有地而市菜，惰農也。」崇陽民聞之，相尚力田。乖崖一日遣吏盡伐民間茶園，諭令更種桑柘，民失茶利，甚困，然素畏服其政令，不敢慢。乖崖代去數年，會朝廷更榷法，園戶納茶租錢，崇陽獨無茶園，免輸。邑去郡四百里，不通舟楫，歲輸，一夫負米至郡，每斛率得六七斗，富者租百斛，甚為勞費。乖崖使三司建言，高原縣分苗米折納絹，崇陽民遂得輕齎，而先植桑柘已成，蠶絲之利甲於東南，迄今尤盛。

黃州董助教甚富。大觀己丑歲歉，董為飯以食饑者，又為糗餌與小兒輩。方羅列分俵，饑人如牆而進，不復可制，董仆於地，頗被歐踐。家人咸咎之，董略不介意。翌日又為具，但設闌楯，以序進退，或時紛然，迄百餘日無倦也。黃岡村氓閭丘十五，多積穀，每幸凶歲即騰價，細民苦之。老年病且亟，不復飲食，但餐羊屎。家人憐之，以米餌作羊屎狀紿之，入手便投去，唯食真者。數月方死。此氓媚佛，多施廬山僧供積，亦內懼禍至，冀事佛少逭責，此尤不可也。

黃岡民丁生微，稍稍有生事，性桀黠，遂致富，創買田宅。治井得片石，膚脈成字，如其姓名，丁即模刻，令士人作碑記實。未幾病死，家旋破，余售之，今萍洲是也。田廬似是前定，當有以受之，不爾未見能享者。

黃魯直再謫黔中，泊舟武昌，初和甫追餞之。相與處舟中，岸巾危坐，魯直側席，意甚恭。猶子無咎與黃士潘觀來，不知其為初和甫，忽略之。潘、黃正論《本草》，反覆良久。魯直曰：「吾姪前！識初和甫否？」二人縮舌汗背。

漢威令行於西北，故西北呼中國為漢；唐威令行於東南，故蠻夷呼中國為唐。崇寧間，臣僚上言：「邊俗指中國為唐、漢，形於文書，乞並改為宋。」謂如用唐裝漢法之類，詔從之。余竊謂未宜，不若改作華字，八荒之內，莫不臣妾，特有中外之異爾。

遼人嗜學中國。先朝建天章、龍圖閣以藏祖宗制作，置待制、學士以寵儒官；遼亦立乾文閣，置待制、學士以命其臣。典章文物，倣傚甚多。政和壬辰，朝廷得元圭，肆赦；是冬，遼亦稱得孔子履，赦管內。

先公言使北時，見北使耶律家車馬來迓，穹車中有婦人，面塗深黃，謂之「佛妝」，紅眉黑吻，正如異物。或說人眉在眼上，設有眉在眼下者，眾必駭見。使人人眉在眼下，而忽見眉在眼上者，其駭亦爾。故天下未嘗有正論，雜然如此。要之世間事不可立異，且須通俗。

北地產鹿，有倍大於中國者，鹿角近根實處，刻以為環，肉好相半，內虛可貯物，謂之鹿頂合。

京師置都亭驛待遼人，都亭西驛待夏人，同文館待高麗，懷遠驛待南蠻。元豐待高麗人最厚，沿路亭傳皆名高麗亭。高麗人泛海而至明州，則由二浙遡汴至都下，謂之南路；或至密州，則由京東陸行至京師，謂之東路。二路亭傳一新。常由南路，未有由東路者，高麗人便於舟楫，多齎輜重故爾。

高句驪，古箕子之國，雖夷人能文。先公守潤，得其使先狀云：「遠離桑域，近次蔗封。」蓋取食蔗漸入佳境之義。崇寧中，遣使賀天寧節，表有「良月就盈」之句，蓋謂十月十日，其屬辭如此。

高麗人嘗在常州，買民間養鴿放之，鴿識家飛去，常人唯恐不售。使還，又託生辰買鴿放生，人家爭出鴿。既售，即籠入舟中，去更數日，方生辰，遂載行，反以為得計。

九江之下貴池口，屬池州，九江之上富池口，屬興國軍。富池口有吳將甘寧廟，案《吳志》，甘寧死於當口，或疑其富池口也，又恐自有當口。寧傳云：「為西陵太守，以陽新下雉為奉邑。」今永興縣有陽新里下雉村，蓋寧故國。廟碑刻甚多，並無說此者。

東海神廟在萊州府東門外十五里，下瞰海咫尺，東望芙蓉島，水約四十里。島之西水色白，東則色碧，與天接。島上有神廟，一茅屋，漁者至彼則還。屋中有米數斛，凡漁人阻風，則宿島上，取米以為糧；得歸，便載米償之，不敢欺一粒。稍北與北蕃界相望，漁人云，天晴時夜見北人舉火，度之亦不甚遠。一在蓬萊閣西，後枕溟海。

先公守東萊，派買上供綿十萬兩，諸邑請重禁私市，公曰：「如是將擾而不能辦。」問：「市價幾錢？」曰：「每兩百錢。」公命增二十，委掖令田望莅之如私市，貯錢邑門，不問多少，隨手交易。十餘日，四鄉趨利而來，遂足所售數。或謂價外增直，恐虧有司，公曰：「朝廷平價和市之意正如此。」

崇寧初行當十大錢，秤重三小錢。後以幣輕物重，令東南改為當五錢，輕於東北，私鑄盜販不可禁，乃一切改為當三，輕重適平，然後定。是時內帑藏錢無算，折閱萬億計。京師一旦自凌晨，數騎走出東華門，傳呼里巷，當十改為當三，頃刻遍知。故凡富人，無所措手。開封府得旨，民間質庫，限五日作當十贖質。細民奔走趨利，質者不堪命，稍或擁遏，有司即以重刑加之。有巨豪善計者，至官限滿，自展五日，依舊作當十贖質，大榜其門，朝廷聞而錄賞之。余族父炳居湖州儀鳳橋西，常貯數百緡錢以射利。會當十法變，子弟先得消息，請速以錢易他貨，族父笑而不答，良久云：「錢遂不可用耶？」子弟曰：「然。」族父曰：「我不用，他人亦不可用，又何為？」既失此，後稍不給，終不少悔。

州郡承唐衰藩鎮之弊，頗或僭擬，衙皂有子城使、軍中使、教練使等號，近制始革去。先公知潤州，值衙校轉資，用黃紙寫牒，公大驚，吏白舊例，其間盡準敕條。通判州事慎宗傑以為無害，公曰：「豈有庶官而敢押黃紙耶？」自後改用白紙。故事：中書門下侍郎、宰相押黃，後省官皆押紙背。慎在常調，未嘗知此。

陽翟田望，勤於竿牘，亦善其事，日發數十函不倦，由此自出官移令，改秩出常調，皆自致也。一書用好紙數十幅，近年紙價高，田俸入盡索於此。親朋間目之為「紙進納」，蓋納粟得官號「進納」，故以名之。

近年拳石之貴，其直不可數計。太平人郭祥正舊蓄一石，廣尺餘，宛然生九峯，下有如巖谷者，東坡目為「壺中九華」，因此價重，聞今已在御前。東坡集中載《怪石供》，云謫居黃時所得。余寓居其地，屋後有山，名破湖山，乃此石所出處也。每年潦水退，細民往求之，五色瑩徹，中有纏絲者，可琢為環珥玩飾，常苦其細，置斛中漬水養菖蒲，不適他用。

劉鋹好治宮室，欲購怪石，乃令國中以石贖罪。富人犯法者，航海於二浙買石輸之。今城西故苑藥洲有九石，皆高數丈，號「九曜石」。

端州石在深谷中，細而潤。初為官封之，已難得；後興慶建軍，以王地禁採石，不復可得。石上有鸜鵒眼，宛若生者，暈多而青綠為貴，磨礱終不可去，俗傳透石涎也。端硯藏久無不甎者，以石潤，久亦乾，故不平，如溼木乾則不平。

造筆用兔毫最佳，好事者用栗鼠鬚或猩猩毛以為奇，然不若兔毫便於書也。廣南無兔，用雞毛，雖毛匾不可書，代匱而已。近世筆工，宣州諸葛氏，常州許氏，皆世其家。安陸成安道、弋陽李展之徒，尚多馳名於時。宣人善治竹管，瑩潔可愛，亦有以葦為管者，貴其輕。高麗使過常州市筆，諸許待其解舟，即急售之，半無毛頭，以為得計。

葉濤好弈棋，介甫作詩切責之，終不肯已。弈者多廢事，不論貴賤，嗜之率皆失業，故唐人目棋枰為「木野狐」，言其媚惑人如狐也。

自崇寧復榷茶，法制日嚴，私販者因以抵罪，而商賈官券，請納有限，道路有程，纖悉不如令，則被繫斷罪，或沒貨出告緡，愚者往往不免。其儕乃目茶籠為「草大蟲」，言其傷人如虎也。

江西瑞州府黃蘗茶，號絕品，士大夫頗以相餉。所產甚微，寺僧園戶競取他山茶，冒其名以眩好事者。黃魯直家正在雙井，其自言如此。

陳州芍藥花殊勝，近歲進花，自陳三百里一日一夜馳至都下。其法：初翦花時，用蜜漬蒲黃蘸其瘡，微曝之，俟花嫣，乃入筒中；取時刈去所封蒲黃，布溼地上一兩時頃，絣繩以花倒懸之，真如新採者。

撫州蓮花紗，都人以為暑衣，甚珍重。蓮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紗，撚織之妙，外人不可傳。一歲每院纔織近百端，市供尚局並數當路，計之已不足用。寺外人家織者甚多，往往取以充數，都人買者，亦自能別寺外紗，其價減寺內紗什二三。

兩川冶金，沿溪取沙，以木槃淘，得之甚微，且費力。登、萊金坑戶，止用大木，鋸剖之，留刃痕，投沙其上，泛以水，沙去，金著鋸絞中，甚易得。元祐中，萊州城東劉姓塋地金苗生，官莅取焉。乃發墓，凡磚瓦間皆金色也。劉葬纔十數年，不知氣脈蒸陶如此之速。累月取盡，地為深穴，得金萬億計，自官抽官市、匠吏窺竊外，劉所得十二三焉。京東諸郡之錢盡券與劉氏，劉氏乃一村氓不分菽麥者，得錢無所用，往來諸郡，恍

忽醉飽，歲餘亦死，錢竟沒官，劉世遂絕。

崇寧間，鄧州南陽縣村民發古塚，縣尉王儼莅掩之。王為余言其詳，云甕中有二瓦棺，已碎其左者，購得一銅印，方寸許，篆文甚古，識之者云「溫不禁印」。時方競訪古器，即為中貴人取去，未知溫何代人也。仲父久中尚奇，每倣古物，立怪名，以紿流俗。廬於先塋下，山多巖谷，乃披荊棘求其壯觀者，刻取前人題署、姓名、年號，皆詭異，既不可據，真兒戲爾。前人所居與其器用，後世所以愛慕之者，思其人焉。其人無可思而寶其物與地者，蔽也。夫冥器兒戲，又烏足以為君子之雅好也歟！

中官宋用臣，熙寧間備任使，以敏練稱上意，性極精巧。元祐時，責官舒州，州將作樂鼓甚巨，飾以金彩。既成，其旁一環脚斷，欲剖之，惜工費。宋乃獻計為環，其下作鎖鬚狀，以鐵固鼓腹之竅，使甚隘，即釘環入竅中，既入，鎖鬚張，遂不復脫。事多似此。

東南謂烏啼為凶，鵲噪為吉，故或呼為喜鵲。頃在山東，見人聞鵲噪則唾之，烏啼却以為喜，不知風俗所見如何。

姚祐自言嘗任澤州邑尉，郡當太行之喉，官吏有未嘗到處，郡將以虎患，遣尉祠之，乃在山巔。姚往宿山下，見居民環屋埋巨木，云以拒虎。稍晚虎出，數十為羣，首尾相銜，睥睨廬舍，人畜俱股栗。旦起登山，姚披練推挽而上，至絕頂，得板屋，有石刻，姚致祭摹墨本以歸。

溱州有虎穴，凡十里許，修谷茂叢斑斕旁午，南北路口行者相集而度，否則遇害。荊州孫偉奇甫刺溱，親為予道其詳。夫市朝固有此地，人或忽之致禍，可不慎哉！

徽宗大觀間，京東路民家有牛生麒麟，村人不識，以為怪，擊殺之。有司既聞，驗問，真瑞物也。乃上奏，因圖其形下諸路，俾民間預識其狀，或有生者，即重賞購之。

元祐間，有攜海魚至京師者，謂之海哥。都人競觀，其人以檻寘魚，得金錢則呼魚，應聲而出，日獲無算。貴人家傳召不少暇。一日，至州北李駙馬園，放入池中，呼之不復出，設網罟百計，竟失之。李園池沼雄勝，或云三殿幸其第愛賞，以為披香、太液所不及。海哥，蓋海豹也，有斑文如豹而無尾，凡四足，前二足如手，後二足與尾相紐如一。登、萊傍海甚多，其皮染綠，可作鞍韉。當時都下以為珍怪，蠢然一物，了無他能，貴人千金求一視唯恐後，豈適丁其時乎？

沈遘知杭州，號神明之政，吏不能欺。嘗以西湖為放生池，禁捕魚，人無敢取蛙蚓者。

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鱓，不居水中，鑿山者於堅土內得之，懸暴乾，久不壞。其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，斤兩稀密，無纖毫差，秤星十五斤，鱓背星二十斤，枚枚如此。土人收以治風氣病，《本草》不載。

孫叔敖殺枳蛇，蓋兩首蛇也。江南山中蛇，兩端皆有頭，口目全具，行相牽挽，腹紅背黑，長大率如箸。相傳是老蚓，兩口無舌，不見其開張，正一大蚓爾。恐叔敖所見不如此，或云枳蛇一頸兩首，故怪。